

欽定舊唐書

卷百六  
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

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  
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實佐愈發  
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  
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  
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  
貶爲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  
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  
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  
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  
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

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爽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立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  
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  
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

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  
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  
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  
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闌  
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扎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  
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  
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  
以明轅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  
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  
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  
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  
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  
庫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  
以杙爲楹而訾鑿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  
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  
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撫

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省父愈爲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

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  
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  
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  
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  
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  
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  
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  
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  
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

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  
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  
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  
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

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爽苟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  
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  
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  
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  
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

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卽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

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  
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  
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  
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  
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  
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  
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綱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  
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  
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  
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  
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  
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  
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覓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  
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  
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  
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  
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狃直恐其復  
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



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  
鱷魚外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  
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  
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  
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  
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外與刺史  
爭爲長刺史雖鴛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  
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

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  
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  
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  
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  
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  
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  
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  
愈旣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  
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叅爲御史中丞  
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叅紳愈性皆褊僻移

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  
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乃追制  
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  
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弘通與人交  
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  
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  
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  
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  
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  
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

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

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

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  
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  
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旣  
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  
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  
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遺  
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  
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  
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

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叅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叅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祔祠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立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

大祠鞠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旣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邊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



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  
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  
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芟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其子  
違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  
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  
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芟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  
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  
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

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寮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

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韜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韜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

惠和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  
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  
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  
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  
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  
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  
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  
館然後定諡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  
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翱與李  
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貶

黜七月出朝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朝亦入爲禮部郎中朝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朝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太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栢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朝嘗贊成此行栢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朝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

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諡曰文

宇文籍字夏龜父洎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爲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脩順宗實錄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實客中有爲悞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與表狎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叅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

當以君命升假榮偷獎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  
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  
厚韋表徵路隨沈傳師同脩憲宗實錄俄以本官知制  
誥轉庫部郎中太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  
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  
時輩推重太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  
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激仕歷州縣令佐世以  
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  
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

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卽日罷官韓臯憑籍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旣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



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爲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

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磳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差與凡器同列密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譎最大雖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

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母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子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

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  
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  
爍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  
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鸞  
麥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  
玄都觀裏桃千樹總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  
道士今何在  
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  
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  
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  
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

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  
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晚  
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  
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  
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  
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  
篇先於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  
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  
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  
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

一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一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爲西

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爲佳作雖名位不  
達公卿大寮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爲太子賓客分司俄  
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  
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尚書子承雍登進士  
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  
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  
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  
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  
書郎監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

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旣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



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  
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  
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  
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  
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  
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  
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辭少以  
兩經擢第判入等爲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  
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使府皆以叅畫稱職元和九

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朗州刺史再貶  
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辭  
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  
京西北和糴使尋爲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克鹽鐵副  
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卽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  
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翱同拜中書舍人辭素無  
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翱特  
相善俱擅文學高名踈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  
用頗不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州  
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太和

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侍

史臣曰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墮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翽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韓愈傳韓愈字退之昌黎人○臣宗萬按退之自稱曰

昌黎李白作愈父仲卿武昌去思碑云南陽人攷元

和姓纂云南陽赭陽顏當元孫騫避王莽亂因居之

新書宰相世系表云河南尹騫居堵陽堵音後魏中

郎穎子播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初徙南陽之堵陽

後徙昌黎之棘城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一日河內

修武卽左傳晉啓南陽是一日南陽堵陽卽韓騫所

徙南陽郡在唐屬鄧州故新書以爲鄧州南陽人此

云昌黎人又李翱作愈行狀亦云昌黎蓋據韓氏自

稱也

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

聽怒貶爲連州山陽令○

臣宗萬

按愈文集祭張署

文有云我落陽山以尹廳孫又連州無山陽顯屬傳  
寫之訛當從新書作陽山復按程敏道韓文公歷官  
記貞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是年京師旱民飢詔蠲  
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張署李方叔上疏言  
狀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洪興祖  
曰公陽山之貶寄贈三學士詩敘述甚詳而皇甫持  
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關中旱飢專政者惡之則

其非爲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况皇甫持正從公遊者不應公嘗疏宮市而不及之也据此則愈之貶陽山由言狀旱飢矣然兩書皆言論宮市而貶紀又闕愈貶官文而所上之疏亦復不傳無從質證或者宮市與旱飢兼論史止據其一事也

孟郊傳○新書云年五十得進士第調遷溧陽尉舊書不載

李翱傳不視朝○朝字誤朔今改正

會昌中卒于鎮○沈炳震曰案文宗紀開成元年殷侗



拜山南東道自此至會昌又易數人非翔至會昌時  
猶爲山南東道也當作開成爲是

劉禹錫傳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  
之神妙莫先于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原本于復  
遇夢得下重夢得二字於文之神妙上又脫夢得二  
字詩又誤作是今俱從長慶集本改正

柳宗元傳曾伯祖奭○

臣宗萬

按文安禮柳宗元年譜

云子厚有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云曾伯祖諱奭字  
子燕則奭於侍御史爲曾伯祖於子厚爲高伯祖矣  
新舊史子厚傳及韓退之子厚墓誌皆云曾伯祖恐

誤又按新書宰相世系表云夔字子燕與神道表同  
而列傳則云字子郤不知何所據也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一

李光進

弟光顯

烏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悟

子從諫孫稹

劉沔 石雄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畧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

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爲朔州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爲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

夙有誠節克著茂勲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洺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  
節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  
前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  
易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爲大大  
夫光顏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  
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委  
以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財物  
歸于其姒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  
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

五贈尚書左僕射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搆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白憲宗元和已來歷授代洛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於是引兵臨澱水抗澗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墜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

騎以突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澗河平其柵初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澗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



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卽往釋穎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

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鄆城守將鄧懷  
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鄆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  
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鄆城令董昌齡昌齡母  
素誠其子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款于光顏且曰城  
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  
矣請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  
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  
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  
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弘爲汴帥驕  
矜偏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

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  
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  
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卽賫  
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  
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  
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  
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  
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  
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  
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

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洩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引兵襲蔡州拔之

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爲刺史令光顏充勾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項羗乃引吐蕃入寇及蕃軍攻涇州邊將

郝玘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郝師喧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士心曲爲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卽路擊賊退之穆宗卽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讌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勲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

赴鎮日宰相百寮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卽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卽位正拜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誅齊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衙受冊司

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犄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端者過激河降重胤其妻爲賊



束縛於樹鬻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  
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爲橫海軍節度使旣  
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蓋刺  
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  
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  
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  
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  
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  
請却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  
並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脣以

朝廷制置失宜賊方憑凌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肩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肩卒贈太尉重肩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酌雖古之

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浼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爲牙門將及浼卒子墉田偁迫脅浼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浼之子赴上都旣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祇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爲不足卿速歸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駟

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  
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槩署行營兵  
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  
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激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激河合流  
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  
渡犄角進攻郟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  
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  
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  
許州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  
寧州刺史遷陳州李宓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

討芥芥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充海沂密節度觀察  
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驚沛明申法令選蒐軍政朞年  
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  
察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子逢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  
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宿衛歷諸衛將軍從  
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決用法嚴其時有二千  
人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  
冒白刃若無功而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  
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  
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爲務長六尺餘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爲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無爲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爲帥乃依虔休累爲昭義大將吐突承璀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以與從史厚善竟出爲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爲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

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爲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畧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爲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怨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大喜卽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

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爲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太和初討李同捷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鄆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旣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知城已



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  
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  
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叅軍  
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  
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  
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  
道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太和四年  
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  
訓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

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爲兇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內耗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宏諸將皆飢寒今須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

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卽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爲元濟所殺同圻一射埽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子僕射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勅優恤必令全活旣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卽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

焉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徵爲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并見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充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尚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爲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史充

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亳觀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鎮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歛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爲其黨所告臺司推鞠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僞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

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叔逸准爲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扃鑰悉盜用之旣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毬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旣平淮西下詔誅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僞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卽時先還悟劾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

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爲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內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拜悟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餘如故穆宗卽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

囚其帥張弘靖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澤潞節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偕自是悟頗縱恣欲効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



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卽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旣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

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授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爲太后弟從諫深知內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僞以亂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踈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

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喧然國都迨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偽臣傍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樞論大體而士長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真僞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

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  
木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真僞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  
蕭雖詐託名太后之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  
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卒大將郭誼等匿喪用其姪稹權  
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奏請劉  
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  
河朔說令三鎮加兵討稹乃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  
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稹傳首京師  
從諫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  
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

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  
故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稹死裴  
亦以此極刑積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  
顏討吳元濟常用沔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  
其部下乘驟卽戰號驟子軍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  
沔驍銳善騎射每與驟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  
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  
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  
立奇効太和末河西党項羗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

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  
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陁三部  
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獲  
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  
飢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杷頭峰犯雲  
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  
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詔與幽州張仲  
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宮以功進位檢  
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路帥劉從  
諫卒子稹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旌鉞武宗怒命忠武節

度使王宰徐州節度李彥佐等克潞府西南面招撫使  
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克潞府北面招討使沔與張仲武  
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爲鄭滑節度使進位檢校司  
徒旣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初沔爲忠武小  
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  
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  
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  
旣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常有此光  
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爲太子太保  
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爲右廂捉  
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  
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  
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懼其變生  
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  
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  
情請行誅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太和中  
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爲裨  
將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甚提擢而李紳李  
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命劉



沔爲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  
沔以大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  
除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爲氣凌我輩  
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  
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  
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  
教自選勁騎得沙墮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  
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  
雄旣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  
類華人服飾雄令謀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

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  
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  
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幟炬火  
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  
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  
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  
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沉勇徇義臨財甚  
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  
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

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彥佐爲潞府西南面招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旣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稹危感大將郭誼密欵請斬稹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稹之叛郭誼爲謀主今請斬稹卽誼自謀又何疑焉

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卽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子於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旣而聞德裕貶發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拒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効也重肩忠於事上仁於撫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祐之

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爲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爲而  
劉悟自恃太尤世邀纘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汚負  
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  
感於已知不爲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砥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毀義棄  
忠必殄爾宗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李光進傳肅宗自靈武觀兵至觀者如堵○臣酉按肅

宗去憲宗閱世者五光進薨于元和七年其不及從

郭子儀破賊也明矣此乃光弼弟光進事錯簡於此

石雄傳遷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沈炳震曰按紀雄

拜河中在劉稹旣平之後非從諫未死之前當從新

書在下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潘孟陽 李儵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攻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子毅夫 毅夫子禕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爲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



郎年未四十順宗卽位永貞內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爲副時憲宗新卽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爲夜飲至鹽鐵轉運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籩使韓重華爲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

不許乃罷孟陽爲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戶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李儵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壻元和已來驟階仕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厨傳以奉往來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治民蒞事粗有政能上以爲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儵爲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儵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旣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輜輶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

而後行脩懼誣奏輶輳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爲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爲殷阜乃以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爲西北

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各求請對上怒  
俱不見出遂爲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課  
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爲吏所誣各笞四十遂  
柳州制出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贓法當從  
坐其餘官制云清能業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  
大郡出守爲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之方行數年用兵  
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宣州  
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  
青行營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初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百萬石及

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時分師道所據十  
二州爲三鎮乃以遂爲沂州刺史沂兖海等州觀察使  
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  
而遂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  
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譟集其徒  
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遇害及曹華代遂至鎮  
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非兼  
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  
旣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爲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

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算用爲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  
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  
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  
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  
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隣於鄆賊屢侵逼華  
招募羣盜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  
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爲三  
鎮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編刻不能馭衆爲牙將王弁  
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兗觀察  
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羣校

既集華喻之曰吾受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  
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頒給此州兵稍厚鄆州士  
卒處右州兵處左冀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既  
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  
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一千二百人  
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  
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爲盜者華惡沂  
之地褊請移理於兗許之初李正已盜有青鄆十二州  
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鷲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  
鄆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



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  
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  
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昇兗海爲武寧  
節度賜之節鉞李齊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齊方遣  
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毫不從齊亂齊  
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爲滑州  
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三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  
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  
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爲難  
贈司空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爲  
長安縣尉遭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頔鎮襄陽  
辟爲賓佐嘗因言政面刺頔之縱恣入朝爲工部員外  
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  
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  
頗以嘲誚悅之嘗密齎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  
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  
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  
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  
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

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子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爲虔州刺史穆宗卽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勅出人不敷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爲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帝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

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諡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上言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諡爲謬竟不施行鄭權滎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

劉昌符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  
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  
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  
天子馱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  
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爲倉部郎中累遷至河  
南尹十一年代李遜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  
二年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  
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  
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  
降民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

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兵留已上言懼亂未  
敢離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洲將吏懼共  
逐宗奭宗奭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  
下其弟宗奭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  
章論宗奭之寃爲權誣奏權降授原王傅尋遷右金吾  
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  
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  
度魁偉有辭辯旣至虜廷與虜主爭論曲直言辭激壯  
可汗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爲河南尹入拜工部  
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爲鎮守旬

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  
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  
二年十月卒

盧士玫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雅有令聞始  
爲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  
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  
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已復請析瀛漠兩州用士  
玫爲帥朝廷一皆從之士玫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漠  
兩州都防禦觀察使無何幽州亂害賓佐繫弘靖取裨  
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漠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

抗凶逆卽日除士玫檢校工部尚書充瀛漠節度使士  
玫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  
不至又瀛漠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爲其下陰導克融  
之兵以潰士玫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  
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  
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  
工部尚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爲中尉  
用全義爲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  
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



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  
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  
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  
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  
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  
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監之師之進退  
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爲賊所敗于少澗河德宗以  
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  
許節度使上官浣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  
將畧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

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澠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爲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澠水縣賊距澠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澠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之繇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爲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昨全義五

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等奏卽下制洗滌加其爵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爲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爲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卽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元濟

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爲唐鄧隋節度使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畧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蕭陂與賊決戰旣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僞敗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爲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例徵爲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爲振武節度使人爲左武衛大將軍長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

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  
罷霞寓頗懷憂恐捨私第爲佛寺上言請額爲懷恩用  
資聖福大率姦妄兇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  
辭俚語日聞於時

高瑀渤海裔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諸府  
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太和初忠武節度  
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  
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曾刺陳  
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  
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

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三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比年水旱人民薦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洩旣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鎮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徵爲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

性寬和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  
心論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立暉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  
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  
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田主簿爲藩鎮名公交辟裴  
度領太原署爲參謀時王承宗據鎮州叛度請戎單車  
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  
中遷諫議大夫尋爲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州承蠻  
寇之後戎旣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  
拜給事中駁奏爲當時所稱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



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鞵斷鞵者理充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真真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預亘笞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其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兗蔡虢蘇四郡遷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

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太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  
禮部尚書亘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兗州延英面奏  
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  
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  
之永嘉郡城于海濡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祿之半以代  
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亘按舉贓罪表請郡守以降  
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  
書右丞父泚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  
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頔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

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涖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太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累贈太師子毅夫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次登科太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太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戶部侍郎

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戶部判官入爲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鎮浙西劉鄴鎮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巢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戶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

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  
三司詳罪禱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  
耶其家竟獲洗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  
陷爲俗吏蹈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  
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  
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蓋自恥也權瑀長者未塗喪  
眞雖牽於食貧純則僞矣

贊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肩勿效潘王全義逃  
責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復興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李脩傳翌日復賜金紫○沈炳震日新書翌日復賜黃  
金按脩方以宰相言削銀青階不應翌日反賜金紫  
當從新書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孟簡

胡証

崔元畧

子鉉鉉子沆元畧弟元受元式元儒

杜元穎

崔弘禮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

兄簡能子知猷

弟弘正簡求子嗣業汝薊

簡能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

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  
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  
觀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  
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  
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犢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  
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  
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  
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  
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  
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畧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

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勅於穀  
城縣置群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  
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  
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卽位貶吉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  
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  
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寃  
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  
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  
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玫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九年以黨項寇邊以証

有安邊才畧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  
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  
十三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  
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  
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  
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覲之禮官不能給召富家子納貲  
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革儉受省費以絕  
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  
以戎服變革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拔  
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卽

位之初檢校戶部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  
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効藩服二年  
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太和二年以  
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  
朝一日贈左僕射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  
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脩行里起第連亘  
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  
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澱匿餗乃破其家  
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澱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  
以徇時澱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

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澱凶問至而湘獲免

崔元畧博陵人祖渾之父儆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畧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季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畧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卽位命元畧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畧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畧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



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已卽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畧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畧因入閣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中丞中旨果授元畧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畧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畧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敬宗卽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悞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七千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

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充三司覆理元畧有中助  
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畧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  
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畧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  
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畧以諸父  
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辨且曰  
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  
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  
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  
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  
奚恤人言然元畧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曆二年

四月京兆府以元畧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勅云元畧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畧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污之太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荆南西蜀掌書記會

昌初入爲左拾遺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卽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瑑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

序之句儒者榮之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鉉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沆汀潭沂沆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元畧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臯謨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岵薛巽

王湘等皆爲臯謨判官分督供饋旣罷兵或以臯謨隱沒贓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竟坎壙不達而卒子鈞鏘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宣宗朝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式子鍇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爲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

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卽位召對思政殿賜  
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元  
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  
宗登極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  
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州穆宗  
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卽位童心多僻務爲奢侈而元穎  
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箕斂  
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太和三年南詔  
蠻攻陷戎鴛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  
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

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悽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箠顛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遽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人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爲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馬紇千泉郢州長史盧并唐州司馬皆



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  
湖州刺史元穎弟元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審權位至  
宰相自有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  
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  
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爲東都  
留守以弘禮爲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  
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  
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  
無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

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  
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  
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  
爲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齊反急詔追弘禮爲河南尹  
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齊平遷河陽節度  
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三  
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  
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卒  
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爲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卽日乘  
遞赴鎮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

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

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  
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卽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  
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  
卽褻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  
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暖曰此愈工也起等  
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虞仲亦  
工詩元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  
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  
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太和四  
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

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  
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  
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  
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  
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  
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  
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  
事門人受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  
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闢

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  
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  
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遷侍  
御史戶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  
充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  
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  
崔玄亮兩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  
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  
及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  
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

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質清廉方雅爲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瑒劉蕡裴夷直趙哲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古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祕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旣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久

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爲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中吉中孚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孚卒大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卽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爲懷舊詩五十韻叙其事曰吾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漳李校書端風塵追



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  
傷悼之際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  
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  
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  
慶餘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員外貞貴  
懦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  
巾拂藝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  
調曠無程九醞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  
一娉婷賭墅鬼神變屬辭鸞鳳驚差肩曳長裾摠轡奉  
和鈴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笙倚天方比劒沉水忽如

瓶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  
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  
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  
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卽遣中使詣其  
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獻優詔嘉之簡  
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爲監察轉  
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  
中故京兆尹黎幹男熠詣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  
本末簡辭曰幹坐魚朝恩黨誅田產籍沒大曆已來多  
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幹節文況其田產分給百姓將

及百年而煇恃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通準  
大曆元年勅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  
萬簡辭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  
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昂爲吏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  
轉郎中太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爲衢州刺史會昌中  
入爲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  
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  
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兄簡能簡能  
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爲監察御史太和九年由  
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

幸李訓與之謀誅宦官俾注鎮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  
以爲賓佐簡能與蕭儵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爲訓所選  
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爲監軍使所害  
簡辭弟弘正簡求弘正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  
使府掌書記入朝爲監察御史侍御史太和中華州刺  
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  
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官今爲近輔刺史  
以贓污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  
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  
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

何弘敬王元逵得邢洺磁三郡宰臣奏議曰山東三郡以賊積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爲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卽命爲邢洺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積誅乃令弘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爲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等使徐方自智興

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朞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旅無譁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穎觀察等使卒于鎮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爲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爲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爲記室入爲殿中賜緋牛僧孺鎮襄漢辟爲觀察判官入爲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稹詔以許帥李彥佐爲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畧乃以簡求爲忠武節

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爲吏部員外轉本司  
郎中求爲蘇州刺史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爲侍郎領使  
務昆仲皆居顯列時人榮之旣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  
罷簡求爲左庶子分司數年出爲壽州刺史九年党項  
叛以簡求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州刺史涇原渭武節度  
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食邑  
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  
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  
尹鳳翔隴西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爲太  
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簡求辭翰縱橫

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  
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陁三部  
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  
然爲盜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  
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咸通初以疾辭表章瀝懇  
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林別墅歲時  
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  
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簡能子  
知猷知猷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鎮江  
陵成都辟爲兩府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脩



撰轉員外郎出爲饒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  
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爲商州刺史徵拜給事中轉中  
書舍人僖宗幸山東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  
工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太  
常卿工部戶部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  
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  
下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措翰人爭模  
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  
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  
正子虔灌有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爲時所稱位終

祕書監簡求十子而嗣業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遇潞府爲太原所攻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爲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

中興嗣業子文紀仕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亡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搏水擊鬱爲鼎門非德積慶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王播

子式 弟炎起 起子龜  
龜子堯 炎子鐸

李絳

楊於陵

王播字明敫曾祖璉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  
叅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  
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  
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  
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

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  
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  
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母喪順宗卽位除  
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  
憲爲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  
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  
振舉朝章百職脩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  
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  
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  
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

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異爲江淮院官異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異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鏞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異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卽位皇甫鏞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

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長慶中內外權臣牽多假借播因銅鹽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敬宗卽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內

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閒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旣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斂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



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盃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姦邪進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爲適播子式弟炎起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鐸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

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爲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

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入爲吏部  
侍郎文宗卽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爲僕射輔  
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太和二年出爲陝虢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  
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  
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  
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  
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誠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  
者致之於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爲兵部尚書八年  
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

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爲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卽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爲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戶部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斃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

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王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旣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

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  
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從之爲太子廣五運圖  
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  
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冊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  
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  
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埋家無法俸料入門  
卽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  
官分給可爲耻之武宗卽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  
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  
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

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  
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  
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  
南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  
宰相無內外朕有關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  
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  
三日贈太尉諡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  
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  
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

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請曰臣才踈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



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未出爲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璵貳宣歙及璵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靈前後防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蕤蕤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

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鎮江陵  
皆辟爲從事蕭邁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  
右補闕中丞盧涯奏爲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  
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式以門蔭累遷監  
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太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爲  
中丞歸融所劾出爲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咸通  
初爲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  
平之式有威畧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爲徐州節度  
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  
歷方任卒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

入爲監察御史咸通初由駕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宗卽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爲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內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

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  
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  
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朞年之間武  
備嚴整時兖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  
世將才奏用爲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黃巢在  
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係無將畧微有  
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  
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爲柁泐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  
係甲兵五萬皆爲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

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爲都統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爲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爲侍中滑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盤屋東進屯靈感寺明年春兗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已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尙讓爲宰相傳僞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旣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

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  
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溫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  
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陁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  
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  
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  
子播越蠻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  
土運之隆替未可知也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  
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兗  
州王敬武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中諸葛爽  
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已既逐賊出關

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內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已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旣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節度使時楊全孜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輿

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泊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鐸弟鐸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



致以匡諫爲己任憲宗卽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  
旣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  
僭侈誅求剝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  
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  
亂畧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  
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謠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  
璀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  
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陛下  
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  
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

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  
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  
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  
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罍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  
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  
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  
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  
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  
損聖政近者閭巨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  
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旣在安國寺

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  
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  
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  
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  
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  
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  
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  
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  
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  
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

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旣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

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瓘  
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瓘爲淮南  
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  
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瓘故絳尤惡之絳性  
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  
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  
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  
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  
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未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

慮危邪謀覲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叅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立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立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

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毗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覽于化源實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

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  
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亦  
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  
不愆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  
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  
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爲慮也其  
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  
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  
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  
第妓人京師蹀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



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  
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  
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  
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  
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  
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祇取四  
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  
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年封  
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  
尚書十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未幾入爲兵

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鏘惡絳祗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鏘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穆宗卽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爲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

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不爲之避絳奏論事體勅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卽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

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叅廟算出摠師千方

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措紳所同故山  
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  
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  
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  
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  
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  
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沉痛可贈司徒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

璋瑱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爲從事大中末入朝  
爲監察轉侍御史出刺兩郡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  
祖珪爲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  
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  
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爲潤  
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  
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  
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  
爲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

朝摠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  
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  
書山水爲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歷  
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  
如式於陵駁之大協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  
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將辭赴郡  
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  
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協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  
卿於陵爲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  
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

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垪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監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



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  
顓屯田員外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爲之於陵自東  
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  
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  
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顓等祇令考科目選  
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曆年深朽斷吏  
緣爲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曆令本司  
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干於陵請爲己  
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  
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關

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  
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  
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  
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以  
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  
宗卽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  
高拜章辭位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  
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  
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  
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太和四年十月卒年

七十八冊贈司空諡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  
嗣復自有傳景復位終同州刺史紹復進士擢第宏辭  
登科位終中書舍人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  
子登進士第者十人嗣復子授技拭搆紹復子擢丞據  
揆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丞司封員外郎據右補  
闕揆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  
短齡美鍾於鐸而能驥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  
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訐  
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爲糜軀將壇沒有餘裕楊僕

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吉  
行已始卒人以爲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  
折不改其剛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韋夏卿 王正雅 族孫凝

柳公綽 子仲郢孫璧  
毗弟公權伯

父子華子  
華子公度

崔玄亮 溫造 子璋

郭承嘏

殷侑 孫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  
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  
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  
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

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爲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爲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爲軍人立爲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爲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慍不形於色撫孤侄恩踰己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

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尹東都留守翊之子伯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諡曰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爲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爲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爲大理卿



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翊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衆仲子凝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爲文士所稱再登進士甲科崔瓌領鹽鐵辟爲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龜從奏爲鄆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

宰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爲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爲其所怒出爲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爲河南尹檢校禮部尙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自嶺表北

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  
援之儔犯令凝卽斬之以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  
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  
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  
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卽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  
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  
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克勢不可當願  
尙書歸款退之懼覆尙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  
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旣而賊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  
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郡時年五十八

無子以弟子鑣爲嗣鑣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叅軍父子溫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尙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

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旣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

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  
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  
脩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  
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  
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  
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  
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  
嘉之翊日降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  
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  
裴垺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垺六年吉甫復輔政以

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卽日上奏願自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

矣聽曰唯公所命卽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剋捷十一年人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爲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卽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

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  
耶弘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  
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  
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  
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  
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  
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  
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  
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  
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

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卽位加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爲刑部尙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爲刑部尙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太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南節度

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  
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  
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  
綽使牙將祖考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  
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闕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  
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  
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  
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  
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  
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尙書徵還京

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  
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  
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  
資遺甚於己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  
誠文雅相知交情欵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  
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  
盧簡辭崔輿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  
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  
諒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二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  
書郎牛僧孺鎮江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

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爲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必有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勅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

外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耶倖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爲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爲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爲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爲京畿鑄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爲僧人取之爲像設鐘磬紇干臯訴表甥劉詡毆毋詡爲禁軍小校仲郢不俟

奏下杖殺爲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尙書  
銓事宣宗卽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爲鄭州刺史周墀自  
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內大理甚獎之俄而墀入  
輔政遷爲河南尹蒞事踰月召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  
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  
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  
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  
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  
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  
殺部內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



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尙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又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又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決贓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尙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

使授節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  
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  
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仲郢嚴  
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  
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  
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絢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  
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  
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  
痛惻絢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禮法自持私  
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名馬

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  
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  
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  
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尙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  
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玳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  
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之馬植鎮陳許辟  
爲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  
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  
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玳應兩

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爲度支推官  
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殿中  
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爲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爲副  
使入爲刑部員外湜爲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玘三上疏  
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  
度副使明年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玘脫  
禍召爲起居郎賊陷長安爲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  
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  
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  
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

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氣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去與驕庶幾減過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

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  
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胷襟憂與福  
不借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  
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  
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  
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  
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  
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憐前經而不  
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  
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

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  
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  
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  
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是甚於瘞  
疽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鑿莫及前賢爛誠方冊  
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  
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  
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  
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  
克稟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公權字誠懸幼嗜學

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  
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卽位入奏事帝召見謂  
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日拜右拾遺  
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  
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  
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  
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  
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  
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  
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



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

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尙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旼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卽位罷內職授右散騎

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  
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  
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尙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  
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  
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  
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  
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  
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  
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

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  
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  
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  
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  
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  
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  
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  
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勲戚家碑板問  
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

孟一筍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  
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扇  
鏞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  
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尙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  
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公  
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爲嚴武西蜀判官奏爲成都令累  
遷池州刺史入爲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  
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宮使元載欲用爲京兆尹未拜而  
卒自知死日預爲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  
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

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公  
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  
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嘗溫耳位止光祿少卿公  
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礪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  
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  
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  
出爲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大和  
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  
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

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立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立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尙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立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號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始立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立

亮最達立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玉屋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欵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



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叅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

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卽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橐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檢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

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  
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  
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  
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  
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吁可畏  
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  
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  
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  
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  
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

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卽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溫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

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  
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  
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勅曰憲官之職  
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  
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再三  
旣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卽祇揖而過其叅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  
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

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  
悉劾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竇等  
六人刑於都市遷尙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  
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  
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  
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  
之兵已廻俟臣行程至襄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  
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

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邵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卽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衛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旣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

卽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劔呼曰  
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  
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親刃  
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  
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  
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  
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  
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  
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



口墮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  
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  
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卽時開  
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  
九年五月轉禮部尙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  
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  
頗譏之子璋嗣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  
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  
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  
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鑿官其

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  
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  
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尙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  
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卽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  
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  
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  
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太  
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  
爲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

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  
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  
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鎖  
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  
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  
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  
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承  
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  
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  
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

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  
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縉紳之流無不痛惜贈  
吏部尙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  
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歷  
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  
計費五百萬縉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  
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  
節槩臨事俊辯旣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  
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

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  
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  
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  
銜命招諭之承宗等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  
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  
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檢校右散  
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  
爲衛尉卿文宗初卽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  
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  
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兇

從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太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尙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

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  
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  
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六年入爲刑部尚書等  
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  
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未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  
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  
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  
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碩詔曰  
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  
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歎旱之餘勤

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已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  
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等有表  
章良用嘉歎等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  
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歛於人上不問以庾承  
宣代還其年濮州錄事叅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歛  
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匹大理  
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爲重止令削三  
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  
習法律三犯不同卽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  
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卽以贓致罪頻犯者



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爲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爲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

仕觀風撫俗所益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  
望減於往時子羽羽太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  
至通顯子盈孫盈孫乾符末爲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爲  
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啟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  
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爲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  
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  
太后三室因光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  
緣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  
宮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二間功  
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

依元料修奉爲復別有商量勅付禮院詳議時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獻議曰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

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卽於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祠勅旨依奏其神王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等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曆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

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

輿嘉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  
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  
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  
名歷殿中侍御史尙書郎出爲晉州刺史入拜中書舍  
人寶曆元年出爲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爲工部侍郎出  
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  
年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  
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尙書致仕  
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尙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俛

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爲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讜言鬱爲佳士如數君者寔爲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槩搏擊爲優彌綸則隘夏卿獎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柳公綽傳馬害圍人命斬之○

臣酉

按韓愈與公綽書

此事在元和用兵時今敘在長慶三年爲山南東道  
節度時似誤